

空軍的黃埔(上)

祝樞壽

——寬橋航校初創期間見聞錄

民國元年的航空隊

寬橋，在浙江杭州，是中央航空學校的所在地。中央航空學校，是空軍軍官學校的前身。創辦迄今，已有四十多年的歷史。她是中國空軍建軍的搖籃，也是中國空軍的黃埔。寬橋航校所培育的人才，是當前空軍乃至整個國軍的骨幹，在對日作戰史上更留下了輝煌的戰蹟！筆者以一政工人員，獻身空軍，參加寬橋創校初期的工作，雖然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龍套角色，不過為時頗早，同時抗戰勝利，復校寬橋以後，筆者再度在官校服務（航校創辦之初任政治教官，勝利復員以後，任訓導處長——即政治部主任。）自許對寬橋戰前航校，乃至戰後官校復校初期的一般概況，都還相當熟悉，謹就記憶所及，不揣謬陋，將值得一記，或印象較深的一些往事，像白頭宮女話開元天邊舊事般，拉雜寫將出來，以餉中外讀者，倘能拋磚引玉，引來更多的佳文，那就更是筆者所希望的了。

中央航空學校（空軍軍官學校），雖創建於

國父逝世後，但創建這種空軍教育機構的思想，却早就孕育於國父在世之時。國父對航空乃至空軍重要性的認識，在中國實為第一人。早在民國紀元前二年五月十三日，國父慨嘆革命黨人無立足之地，就曾向華僑訓示：「飛航練習為吾黨人才中之不可無，其為用自有不能預計之處。」並號召華僑及國內青年，學習航空。民國國父就任臨時大總統時，已設立航空隊，擁有法國麻桑式飛機兩架，民國三年，國父籌辦航空學校於日本東京，民國六年，國會非常會議選舉國父為中華民國軍政府大元帥，民國九年，大元帥府成立航空局，即曾派遣同志出國學習飛行，民國十一年，國父在廣州大沙頭創辦航空學校。在台耆宿之中，前任台灣鋁業公司，現任台灣機構公司董事長，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中華總會會長張精一（靜愚）先生，在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改組以後，十五年北伐以前，曾任大元帥府航空局長，張氏是筆者在陽明山莊聯合作戰研究班同期受訓的老學長，張氏為山東人，早年留學英國，專攻機械。中國國民黨改組

以後，曾在利物浦入黨，並負責黨務工作。回國以後，因當時革命浪潮已起，國外留學革命黨員回國人所共知，無法返回原籍，乃在大元帥府先任洋文秘書，後調民航處長，旋升航空局長。據張氏面告，有關國父當年倡導航空救國各點為：一、大元帥府航空局，轄有軍航與民航兩處；二、張氏任職民航處長時期，曾辦一宣傳刊物，國父親書「航空救國」四字，載在該刊之上，時間約在民國十三年間；三、據張氏記憶所及，國父派遣赴國外留學的航空先進，有張惠長，黃光銳，黃秉衡等諸氏，並確知黃秉衡氏，為派赴英國留學者。

本文附刊「航空救國」四字。照片攝自寬橋航校。當年各辦公室，學生講堂，自修室，都作為環境布置之鏡架；航空救國國父墨寶四字，採自當年大元帥府民航處刊物，「還我河山」四字，為岳武穆手蹟。學校政工單位，將兩種名貴墨寶一用綠色，一用黑色合併印成屏幅裝配鏡架，懸掛壁間，使在校官生士兵，朝夕相對，知所警惕。

筆者還藏有一張 國父當年提倡航空救國偕夫人在飛機前所攝，具有歷史價值的照片。余生也晚，又不是空動的飛行軍官，我所以藏有這張照片，是民國二十九年任空軍機械學校政治部主任期間空軍機校的教育長空軍少將林偉成氏送給我的。林氏廣東人，曾任廣西航空學校校長，恐怕也是 國父提倡航空救國時代所培植的人才之一，所以他有此照片。早期空軍之中，將級軍官極少，所以提到林少將，是無人不知的。

斷臂將軍美國義士

總統蔣公是國民革命軍之父，也是中國空軍的締造者。總統力行 國父「航空救國」遺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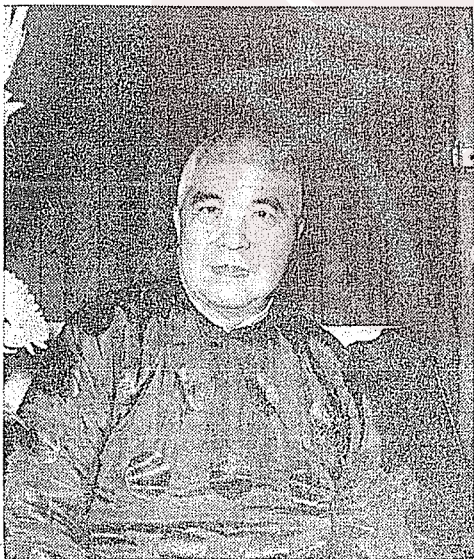
，民國十七年十月，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曾創設航空隊，張靜愚氏任隊長，民國十八年六月，正式改組為航空班，實為中央政府成立以後，籌辦空軍教育的肇始。航空班以黃秉衡氏為班主任。民國二十年七月，航空班奉令改組為軍政部航空學校，是為中央航空學校之前身。二十一年十二月中央航校，奉命遷駐寬橋。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軍閥挑起淞滬戰役，日本飛機飛臨寬橋機場，濫施轟炸，駐場航空隊長石邦藩氏起飛應戰，彈中左臂，經醫切斷，世稱斷臂將軍。又當時有美國義士蕭特，激於義憤，自動對日參加作戰，不幸死於蘇州上空。自此我當局益感空軍教育的迫切需要。於是在當年八月三十一日頒

令，擴大航校校部組織，將軍政部航空學校，改名為中央航空學校。九月一日中央航空學校，正式成立。今總統 蔣公，自兼校長。自此以後，遂定是日為中央航校校慶紀念日，迄今中央航校改為空軍軍官學校，仍以九月一日為校慶紀念日。

總統蔣公自創辦航校以後，雖身負全國軍事統帥的重責，但對航校校政，幾無一刻忘懷。平日經常蒞校點名訓話，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四、五兩日，連續蒞校集合官生訓話，一月六日，又曾兩次親頒手諭，不久並手訂空軍信條，訓示全校教職員，學員生，闡釋創建航校的基本教育方針與目標茲分別恭錄於次：

蔣公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六日第一次手諭

航校教育方針，第一是要造成學生為一個有德性有精神之愛國革命健者，故須注重訓育。使其行動態度皆能嚴守紀律，自重自敬，以養成其岳武穆、王陽明之品德與精神，然後方能完成其為國犧牲，為黨效忠之決心。故全體教職員應以身作率，不可苟且自棄，須知革命以德性為本，而技術猶在其次也！望本照此意，努力教育，勿使我新進學生，如



本文作者近影。

空軍軍官制服第一次改制，時在民國二十二年，圖為本文作者任職中央航校政治教官時攝。

普通一般學校敗壞學風與人格，而淪為禽獸亡國之奴也！千萬！千萬！

蔣中正 二十二年一月六日

當時軍政部航空署署長葛湛侯（敬恩）氏，因署址設於杭州梅東高橋，蔣公不能時常在校，葛氏奉命兼代校長職務，副校長則為毛邦初氏。蔣公因為兩次講話和第一次手諭，意有未盡，故於一月六日上午十一時，又頒第二次手諭：

萬代校長，毛副校長，暨全體教職員學生同志公鑒：前昨兩日講話，猶未罄所懷，本日又想來校再講，徒以時間匆促，不克如願，故特筆述數語，以代面詳。

一、本校不僅是第一航空學校，而乃是第一個科學戰爭新式的惟一學校。故無論教者與學者須時時以最新之學問與學府自重！如入現今最新式之學校，而不能有最新之精神與現代化之組織最嚴格之紀律以赴之，仍如從前暮氣重重之軍事學校與機關，則不僅無益於黨國民族之存亡，而且自甘落伍，則居今之世，而為非今之人，其將何以自問耶？故本校必須造成其最新式之組織，所有校內全體人員之思想行動態度，皆須按照現今新興各國之紀律之精神，而成爲一個有主義有精神有紀律之革命戰鬥員，則方不愧爲本校之教員與學生也！

二、我視本校教育之成敗，即爲中國革命最後之成敗。故我雖不能常在本校，但精神之所寄托，與物質之補充，視此爲我畢生

之事業，而有望於本校同志進步成德成業之心之切，非言語所能形容。務望我全體同志，深明此義，共甘苦，同生死，勤儉儉實，克苦耐勞，養成磊落光明之革命黨員，而爲實現我總理三民主義最忠實勇敢之健者，此心實無時或忘。望勿自暴自棄，以貽外人與反動派之笑柄，而爲本校與黨國爭求生存，不愧爲革命繼承之徒則幸矣！

三、浙江是勾踐臥薪嘗膽，雪恥復仇，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之地，而又是浙東學派王陽明黃梨洲諸先賢革命創業之地，湖山岳墓，且在吾人目前，如此山河，豈能不思自勉？而保守之。如此先哲，豈可不思奮興繼起，發揚而光大之乎？諸同志勉乎哉！前程遠大，諸希爲黨國自愛自重也！

蔣中正手啓 二十二年一月六日十一時
杭州

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八日以後 蔣公續頒空軍

信條

- 一、風雲際會壯士飛，誓死報國不生還。
- 二、業精於勤荒於嬉。
- 三、空軍的決心，要與目的物同歸於盡。
- 四、空軍的技術，必要以一當十，以十當百。
- 五、空軍的學業，是人一己百，人十己千。
- 六、空軍犧牲的精神，是要有不再生還的犧牲。
- 七、生而辱不如死而榮。
- 八、空軍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空軍的氣節，亦要直凌雲霄。

九、空軍的範圍，是海闊天空的，空軍的膽量，亦要至大無畏。

十、空軍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空軍的人格，亦要至高無上。

十一、空軍的義氣是共同生死重公輕私的。

十二、親愛精誠，是空軍的革命精神。

十三、共同一致，是空軍團體的精神。

十四、我決心犧牲個人，盡忠黨國，而來學習空軍。

習空軍。

十五、我決心犧牲個人實現三民主義，而來學習空軍。

習空軍。

十六、我決心犧牲個人，報仇雪恥，而來學習空軍。

習空軍。

十七、空軍要完成其盡忠黨國的任務，必先絕對嚴守紀律。

十八、空軍要達到報仇雪恥的目的，必先絕對服從命令。

我們恭讀了蔣公的兩次手諭，和手訂的空軍信條，可以想像出蔣公創辦中央航校，對於全校師生的期許之殷，和誥誡之切！他老人家期望以最現代的組織，最嚴格的紀律，訓練出無數最有精神有德性爲實現三民主義而犧牲奮鬥的愛國革命健者，所以蔣公視航校教育的成敗，爲中國革命最後的成敗！有人說空軍是蔣公的子弟兵，筆者本文說明質橋航校，是中國空軍的黃埔。當非過言！

大營質橋與平交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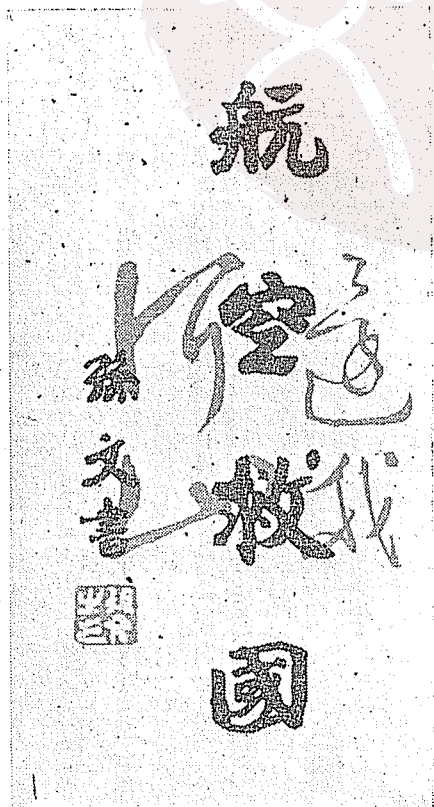
寬橋航校在杭州良山門外，距離杭州市區，約二十餘華里。杭州市內有一苕橋，杭州人發音，「苕」「寬」不分，本地人爲了有所區分起見，都稱創辦航校的寬橋，爲大營寬橋，由此顧名思義，就可想見寬橋航校的原址，爲清季閩浙總督所轄駐軍大營的所在地。學校創辦之初，如政治訓練處和學生總隊辦公室，學生講堂自修室和寢室，原本全部將原有營房加以修理使用的。其唯一新造的建築物，只有一幢包括大禮堂和教室的三層樓房，以一嶄新的現代空軍學府，比之今日各國中，或若干私中職校校舍的美麗美奐華麗堂皇，其簡單樸素，完全不能相比了！

說到機場設備，也是利用原有營區的校場，稍加擴充使用的。雖然那時學校教育所用的飛機機型較小用不到修築現代化新式的跑道，但機場的情形，也相當因陋就簡。不但場面瓦礫很多，崎嶇不平。尤其當年擴建機場之時，對於機場排水問題，施工未臻徹底，所以每當梅雨季節，機場的低窪部份，往往積水頗深，影響飛行訓練。所以在學校開辦不久，於民國二十三年二月間，就因必須解決機場排水問題，曾一度將飛行學生，暫遷洛陽機場訓練。

此外，令人最感覺不便的是校大門之前與機場之間，有一條滬杭鐵路的火車軌道，並且由校部到杭州市的馬路，在校區附近的一段，就在鐵路軌道的旁邊。每天從早到晚滬杭往來的客貨車各班次，必須按時通過若干次，不僅汽笛長鳴，引擎抽動的噪音，非常刺耳，並且正對校大門，就是一處平交道，其環境可說是非常不好。



國父提倡航空救國，圖為國父伉儷在飛機前所攝，是一幅最珍貴的歷史圖照。



在還我河山的信牋上，複印親題「航空救國」等字，實饒有意義。

中亦僅有少數幾人，略受輕傷，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學校經此教訓，就和鐵路局商量，將鐵軌通過校區的部份，遷往校後三公里外的田野區域。自此校部交通上，不但可以確保安全，並且鐵道離校甚遠，也不再會有噪音的喧囂。尤其是軌道既經遷離校區，校門之前與機場之間，所空出的一條很寬濶的空地，學校後來就將它修平壓實，鋪成一條相當於六線大道寬度的大馬路，到了戰後復校以後，又再加修整，自寬橋鎮旁的寬橋到校大門飛行人像台前，有這樣一條平直濶的大馬路，令人看了，真大有胸襟舒暢之感咧！

洋味老表科學怪人

寬橋航校，以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一日，為學校成立紀念日。學校的負責首長，在民國二十一年底至民國二十三年初，是由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兼任校，由軍政部航空署葛湛侯（敬思）署長兼代校長職務，由毛邦初氏任副校長。校部以下的組織，校內行政單位有校長辦公室，轄有祕書室及顧問室兩個單位。民國二十一年學校初創之時，記得祕書室有一位孫祕書，浙江人，是一位文書工作人員的典型人物，無何特殊情況可記。現任產物保險公司周董事長鳴湘，和唐榮鐵工廠吳董事長嵩慶兩位先生，都曾擔任過航校祕書室的工作，不過那已是稍後幾年的事了。

說到顧問室有一位英文祕書嚴祕書，好像是廣東人，聽說是美國什麼大學的留學生，他洋文說得很好，氣派就不同了。他嘴上留着一小撮小鬍

子，上身穿的是西服上裝，下身穿着燈草絨馬袴，腳上穿了一雙黃皮馬靴，雖不騎馬，却還帶着刺。我們文學生，初當軍人，很注意軍人禮節，在路上遇到了嚴祕書，就向他舉手敬禮，他却老是待理不理的。後來學校建築了醒村眷舍，大家同住在醒村之內。他的太太愛好修飾裝扮，是一位時裝模特兒般的大美人兒，聽說還是上海什麼女校的校花。嚴太太有一位老同學溫太太，住在我們家的隔壁，溫太太和我的內子常常往來談起嚴太太的家世，是江蘇常熟名翰林邵松巖的孫女，我內人聽到這樣說了，想起在家時常聽我祖母說常熟邵松巖是我祖母的表哥，我內人就將這層關係，告訴了溫太太，後來嚴祕書也知道了，自此以後，再在路上遇到這位洋文祕書大人，老遠老遠的就「老表老表」的喊起來，並且每次見面，都要握手寒暄，親暱得又有些令人肉麻！我寫到航校顧問室，就連帶記憶起這位洋味十足的「老表」，當然將這種舊事，浪費筆墨，實在並沒有什麼多大的意義，不過也可以反映出的一種社會相。在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在航校初創期間，學校當局希望，是創建一所嶄新的革命學府，而在原有的人員之中，確還是有這種洋氣十足的海派人物的。

言歸正傳，上文所寫的航校校部行政單位，只寫了校長辦公室一個單位。其次行政方面的主要單位，是總務科一度會改稱為管理科，戰後官校並擴大為勤務處。最初總務科的科長李瑞彬，聽說是一位南苑航空學校資格很老的飛行軍官，確否已無法查證。當時因李已空勤退役，所以轉

任地面行政工作。總務科下轄管理、工務、庶務等三股，股長的名字，已記不清楚了。總務科的職責，負責掩護營、消防隊、汽車隊、勤務隊士兵等獨立單位的指揮督導工作，乃至典會布置、物品採購，交際等日常雜務。

再次，為經理科，主管財務收支、出納、被服裝具、庫儲補給等職務。科長為屠宗根，聽說是當時財政部長宋子文氏所推荐的。後來政府推行超然主計制度，又曾成立過一個會計主任室，負責學校預算及銀錢支付的審核責任，最初的會計主任為何覺。又次為醫務科，負責官生士兵的一般醫療業務，兼負飛行官生的航醫檢查工作。最早的科長，是一位日本留學生，姓名已記不起了。

學校最大，也是最主要的單位，當然是教育處。最初的教育處處長，為錢萃覺（昌祚）先生。錢先生江蘇常熟人，早歲清華大學畢業後，留學美國，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專攻航空工程，獲得碩士學位，學識淵博，為一恂恂儒者。來台後曾任國防部第六廳廳長，主管研究發展工作。後任經濟部次長多年，並曾轉任聚華公司董事長，現任行政院顧問。台北有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同學會之組織，錢先生多次擔任會長，指導後進，不遺餘力。錢先生因係航空工程專家，故雖非軍人出身，却擔任了學校教育首長的重責。教育處副處長，我記得最早為黃毓沛先生，廣東人，是美國航空學校飛行出身，任職不久，即調洛陽航空學校校長。

教育處所轄單位特多，亦均極重要。第一為

飛行科，科長曹文炳，聽說他出身保定航空學校，因飛行技術良好，故年近四十，空勤尚未退役。飛行科分初級及中高級等三組，組長人選都已記不清了。飛行教官在我的記憶中，記得最清楚的，而資格也較老的有韓國志士崔滄石教官，（據傳崔氏在大韓民國復國後曾任空軍總司令。）和陳棲霞教官，及留美學習飛行歸國的胡家枚教官。此外飛行教官中，積功成名，負過重責，或作戰成仁的有名人物，有王叔銘（初名王勳）將軍，陳嘉尚將軍，胡偉克將軍，以及高志航將軍等。教育處的第二個重要單位，是教授科。主管學校飛行機械兩班講堂學科的教授事宜。科長饒國璋先生，江西南昌人，早歲留學法國，學習航空工程，為人平實負責，教授飛機學和發動機學，也是一位學問淵博的學者。科內各學科教官，有很多飽學專家，時隔多年，其姓名特徵，已大半記不全了。其中我至今印象很深，也是極為突出的特殊人物，是江超西教官，福建人，曾留學美國，亦為麻省理工學院碩士，曾學航空工程，尤長密碼學，中英文亦均好，為人極為風趣。身材清瘦帶了一付眼鏡，相貌很像甘地，所以校內愛開玩笑者，奉送他一個綽號，就是「甘地」。又因為他的性情脾氣，有些怪癖他專攻自然科學研究，對政治固不感興趣，並且人們談到黨，談到革命，他更會當着大庭廣眾，公然發表與眾不同的「謬論」所以也有稱他為「科學怪人」的。但這科學怪人，雖然常發「謬論」但似乎並不是有什麼政治背景的。只看他後來在抗戰中航委會監察電台所任的密碼研究工作，

正是反日反共最革命的政治鬥爭工作，也是最機要最革命的黨的保衛工作，可見其人的頭腦，確實只是一個科學學者沾染了一種怪癖而已。此外，學科教官中還有一位郭力三教官，湖南人，曾留學日本，教授數學和發動機學，在日本亦曾學習航空工程，為人頗為直諒。

越南皇族韓國志士

教育處第三個科，是編譯科，負責口頭譯譯和書刊編譯的工作。科長何惠吾，出身廣東航空學校，他本人似乎並不是長於外國語文的專家，不過科內羅致了很多精於各國語文造詣很深的專家，各司其事。從前飛虎隊陳納德將軍的華籍助手舒伯炎兄，就是當時的編譯官之一。

教育處的第四個單位，也可說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校內二級單位，學生總隊，負責學生日常生活的管理事宜。在學校擴大為中央航空學校之初，還祇稱為學生隊，隊長方引之，後來學生增多，擴大為學生總隊，總隊長龍韜，江西人，為黃埔二期畢業。副總隊長闕淵，越南人，原為越南皇族，皇室推翻後，流亡來華，參加黃埔軍校受訓，亦為二期畢業。來台後在越南吳廷琰總統時代，已申請返國就事。闕淵兄弟三人，闕淵原名阮照，二弟阮炳南，軍校六期畢業，擅魔術，曾任軍中藝工隊隊長，三弟阮振南聞係軍校八期生云。學生總隊另一副總長為樂典，亦黃埔三期畢業。至學校飛行機械兩班之各期隊長，最初均由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畢業之優秀高材生擔任，均為一時之選。

教育處的第五個單位，是一個專供機械班實習的實習工廠，其負責人已經記不起了。我只記得這個實習工廠，有許多助教，是在機械班同學做實習作業時，在一旁做個別指導工作的。

教育處的第六個單位是一個小型的氣象台。因為氣象變化和天氣預報，對於飛行訓練，關係非常重要。這個小型氣象台的台長是一位氣象教官兼任的。姓胡名信，浙江人，聽說他是日本留學生，早先學過飛行，未能學成，後來改學氣象的。這個小型氣象台雖有少數幾個助手，和若干氣象儀器，但規模簡陋，組織極為單純，並無收聽各地氣象報告的電台，所有的氣象動態資料，侷限於校區附近，在這種情況之下，却每天下午，要預報翌晨的天候，是否良好？能否適於飛行訓練？那時在大禮堂的頂樓平台上有一個懸掛預報天候旗幟的鐵架。規定懸掛某種旗幟，表示翌晨天候良好，適於飛行。懸掛某種旗幟，表示天候不良停止飛行。這個小型氣象台既無各地氣象通信資料，而標幟表示又極端硬性，毫無伸縮彈性，（如台灣的中央氣象台，機械何等龐大？設備又何等精良？但預報天氣的辭句，每每用「多雲時晴，或多雲偶陣雨」等等伸縮性很大的辭句，兩者相較，相去真不知幾千萬里。）所以該小型氣象台所懸天氣預報旗幟常常發生錯誤，每每弄得全校師生無所適從。我記得有一年農曆元宵節作燈謎遊戲，有一位製謎人曾幽了一默，製作了一個謎題是「本校氣象預報——打本校教官姓名一——」這一雅謔，真將胡教官信弄得啼笑皆非，有苦難言！其實至今想來，當年那樣簡陋的氣象台

其預報不免搞錯，實在不能對它責難太過的！不過那時科學設備，既不及今日完善，一般人對於這方面的常識瞭解，也不够普遍明晰，只以為胡教官既專門研究氣象學術，就絕不應該弄錯，那實在是苛責過甚了！

此外教育處還有一個圖書館，收藏中西圖書，為數頗夥。館內設主任一人，軍士數人為助手。

學校的另一個獨立單位就是飛機裝配修理工廠，工廠設廠長一人，下轄修造，廠務等課，修造課分發動機裝配翼身鐵工，軍械等股，廠務課設存儲、考工、設計等股，另有機械長一人，統率全體機械軍士，學校最早的修理工廠，曾由教育處錢處長兼任廠長一段時間，後由王承勳繼任廠長，王廠長的詳細學歷已記不清了。好像也是留美的航空工廠專家，返國後聽說曾在東北空軍工作一段時間，後來到寬橋航校擔任廠長，不過在職期間亦不很久，即離職他去，由原任課長的李柏齡先生，升任廠長。李為瀋陽人。聞曾留學美國，得航空工程碩士學位。返國後先曾執教於清華大學，後來航校任工廠職務。抗戰中於民國三十年前後曾任貴州大定羊腸壩發動機製造廠廠長，學識經驗，非常淵博。來台後，在空軍退役，曾任金銅礦務局主持人。此外我記得工廠的機械長，也是一位韓國志士，名張聖哲，他在航校及後來的空軍官校，服務很久，抗戰勝利，韓國獨立之後，張也回國去了。

最後該提到的一個重要獨立單位，就是我所服務的政治訓練處。政訓處成立於民國二十一年

十月初，當時因為校舍修理未曾竣工，所以航校於九月一日成立後，遲了一個月政訓處方告成立。政訓處負責學校政治教育與精神教育責任，也就是訓育工作。因為兼校長 蔣公，曾特別提示學校教育，首重訓育。所以政訓處在學校裏的地位，也顯得特別重要。關於政訓處的詳細情形，筆者擬在下篇記述，此處恕不多贅。

濟濟多士英才畢集

筆者記述至此首先覺得對校內的班期方面，有幾點應該加以說明的。第一，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一日創辦的中央航空學校，是目前空軍軍官學校的前身，不過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的航空隊班，又是中央航空學校的前身。寬橋中央航校所招收的同學，畢業以後，本來應該稱為中央航校第一期的畢業生，不過學校當局，由於有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航空班的畢業同學在前，故呈奉兼校長 蔣公核定追認航空班的畢業同學，為中央航空學校第一期的畢業生。跟着在寬橋航校開辦以後，所畢業的第一班和第二班，隨而被稱為第二期和第三期，以下依次類推。

第二，中央航校當時所設的班次，有飛行和機械兩種班別。不過當年中央航校的機械班，並非每期都有，只有第二、第四、第六、三期才有，第三第五兩期是沒有的。以後到了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南昌創辦了空軍機械學校，在空軍教育施政上，就各司其事，當年的航校和後來的官校，都不再兼辦空軍機械教育。

第三，中央航校時代，另外還辦過兩種特殊

的班次，第一種是中央航校的高級訓練班，這是將會經受過飛行養成教育的現役空勤軍官，為了統一飛行和戰術訓練而設的班次。第二種特種班次是航炸班和照相班。航炸班是訓練領航人員和轟炸員的。照相班是訓練偵察照相和照相判讀的人員。中央航校的高級班航炸班和照相班等，都連續開辦過不祇三期以上。

其次，筆者所想繼續談一談的，是當年中央航校入學同學的素質問題。按照入學資格的規定，無論飛行和機械兩班，都只須高中畢業程度，不過對於體格檢查，則是特別重視的，尤其飛行班應試者檢查的特別嚴格，這是人所週知的。

筆者在這裏所想大書特書的，是當年全國愛國青年嚮往獻身空軍，學習飛行的一股狂熱，匯成了一道航空救國狂熱的洪濤！揆其原因，自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佔領東北以後，跟着在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繼續爆發，松滬戰役，寬橋機場慘遭蹂躪！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的野心，日益顯明。革命領袖 蔣委員長，為了貫徹 國父航空救國遺志，決心開辦中央航空學校，建設強大的中國空軍。他老人家會將決心與意志，登高一呼，昭告全國青年。全國報章雜誌，鑿起響應，更一致熱烈鼓吹，激勵愛國優秀青年，應該踴躍獻身投效空軍，因此凡有熱情血性的忠勇愛國青年，競以獻身空軍為榮。至於有人說當時空軍的待遇，特別優厚，這或許也是其原因之一，（因為那時軍人的薪餉，因限於國家的財力，所發的國難餉，只發七成薪，空軍所發的是十足薪餉，並且空勤人員，還有飛行加

給，確實比較優厚一點。）但就筆者看來物質的條件，那只是附屬的微不足道之一而已。

爲了證明當年寬橋航校同學素質之高，特以航校早期同學爲例，撮要列述幾點。根據筆者的記憶，和經過早期同學的印證，航校二期飛行科全班同學入學之初，總數約壹百人弱，其來源大致可分爲三類，第一類爲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轉學的同學，先後在民國二十年及二十一年分兩批經體格檢查，初試複試在二千餘人之中，錄取人數僅四十餘人。其學歷大部份爲第八期一二總隊的畢業同學，亦有小部份爲九期的同學。第二類爲文學校學生應考入學的同學，人數亦四十餘人。其學歷之高，更有出於意外的。如二期同學中第一名畢業的林文奎同學，入學之前，已曾畢業於清華大學地質系，和交通大學經濟系等兩個學系。孟廣信同學，已畢業於金陵大學。王漢勳同學已畢業於大同大學。機械科以第一名畢業的張新亞同學，於考取清華大學後，又考入航校機械科。其餘在大學肄業的同學，爲數更多。現任民航局長的毛瀛初同學已在金陵大學肄業三年，張旭夫同學亦已在東北馮庸大學肄業。此點不獨二期爲然三期同學亦復相同，就筆者記憶所及，如沈崇誨烈士，亦已在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不幸因病早逝的三期夏振揚同學，亦已在燕京大學肄業三年。第三類爲保送入學的，有歐陽旭輝和陳恩偉同學等，歐陽旭輝是當年籃壇的國手，美國的職業籃球隊，曾邀請他加入未就，回國任勵志社幹事。他和陳恩偉同學都是勵志社保送入學的。其餘個人保送的，尚有兩人，不再列舉。

正副校長相率學飛

說到當時的航空熱，不獨受訓的同學爲然，即學校的負責當局，嚮往學習飛行，其熱情之高，亦不例外。如現任國家安全會議國家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曾任空軍總司令和參謀總長的周至柔上將，他是二十三年四月以後中央航校的校長，在校長任內，即曾學習飛行，完成了初級階段的飛行科目。又如當時任職寬橋航校政訓處長，後任校長辦公廳主任和副校長，來台後曾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的蔣堅忍將軍，他當年曾正式帶職受訓，完成了初中高各級的全部飛行教育，並列名爲航校第六期畢業生。其豪情勝概，真可說是勝過青年了。寫完了寬橋航校早期同學素質之高，筆者準備謹就所知，約略一談人才之盛！

空軍總部自周至柔上將任職空軍總司令以後，此後歷任的總司令，均爲中央航校出身的畢業學員生。如曾任空軍總司令和參謀總長，現任駐約旦大使的王叔銘上將，就是航校高級班第一期的學員。繼任者已故空軍總司令，前駐約旦大使陳嘉尚上將，他是中央航校第一期畢業的，同時也是高級班第一期畢業的。現任中華航空公司董事長，前空軍總司令徐煥昇上將，是中央航校第一期畢業的。前空軍總司令，現任參謀總長賴名揚上將，是中央航校第二期畢業。現任空軍總司令陳衣凡上將，是中央航校第五期甲班畢業。（五期甲班初創於南昌，嗣於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併入中央航校。）凡此都是曾負空軍乃至整個國軍指揮責任的重要人物。

此外，如現任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會副主任委員魏崇良將軍；前石門水庫管理局局長徐康良將軍；總統府第三屆前局長吳順明將軍，空軍官校前校長總統府戰略顧問已故胡偉克將軍；都是航校第一期畢業。民航局前任局長顏遜若同學（印尼華僑）；現任局長毛瀛初同學，台北市第一屆議員范伯超同學，曾任空軍台灣地區司令的林文奎同學；曾任空軍地面警衛司令退役後現任中原理工學院教授兼訓導長的羅中揚同學，他們都是航校飛行科第二期的同學。曾任中興紙業公司總經理的周祖達同學；現任考試委員的康代光同學；現任台灣大學工學院機械系教授的歐陽績同學；曾任空軍機械學校校長，現任中華航空公司董事的文士龍同學；他們都是航校機械科第二期畢業。國防部副參謀總長雷炎均上將，原爲旅美華僑，因響應蔣公華僑歸國學習航空的號召，參加了航校第三期受訓。現任駐大韓民國大使的羅英德將軍，亦爲航校三期畢業。以次各期賢達甚多，恕難盡舉。

至於在剿匪抗戰諸役中，作戰成仁的諸烈士，亦不勝枚舉。就其戰功卓越，死事壯烈膾炙人口的有名人物而言，如高志航烈士，爲航校高級班第一期畢業，王天祥烈士爲航校第一期畢業，李桂丹烈士，劉粹剛烈士，均爲航校第二期畢業。沈崇誨烈士，樂以琴烈士，鄭少愚烈士，林覺烈士（旅美華僑）均爲第三期畢業。呂基淳烈士，爲第四期畢業。陳懷民烈士爲第五期畢業。閻海文烈士，爲第六期畢業。